

红军战史上一次最惨烈的失败



天山风云
TIANSHANFENGYUN

西路军

冯亚光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CHICAGO, ILLINOIS



冯亚光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路军·天山风云/冯亚光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224 - 08877 - 9

I. 西... II. 冯... III. 红四方面军—史料 IV. 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8880 号

西路军·天山风云

作 者 冯亚光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厂

规 格 787mm × 1092mm 16 开 23.25 印张 3 插页

字 数 38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8877 - 9

定 价 39.00 元

序言：怀望西域

西域，是新疆古代的称谓，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个名称给新疆涂上了一层神秘而瑰丽的色彩，总是让人心灵震颤，遐思无限。

“三山夹两盆”：天山、昆仑山、阿勒泰山，三大山系夹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冰峰耸立，湖泊星罗，沙漠浩瀚，草原辽阔。西域，粗犷而细腻、雄奇而柔美，无时无刻不在演绎天地洪荒之壮丽，体现自然运行之玄机。立于悬崖峭壁之上，依于潺潺清流之旁，令人热血鼓荡，心移神摇。这里不仅荟萃了众多的少数民族，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等，而且荟萃了灿烂的文化 and 辉煌的沉甸甸的历史。

怀望西域，一个个历史人物从丝绸古道、大漠深处向我们走来。

西汉张骞不辞艰险，含辛茹苦，两次出使西域。他的活动，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汉朝与西域、中亚、南亚和欧洲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发展；使得中国、印度、波斯、希腊这些原先被山海沙漠相隔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第一次有可能体会到几千年来由人类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伟大和美好。从此，伴随着古道上的驼铃，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火药、造纸、印刷术，传到了西方；西方及亚洲各国的蔬菜瓜果、天文历法，以及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及其有关的文化艺术也流入中原。我国的古籍，形象地将张骞西行壮举称做“凿空”，即“原来不通，凿之，现在通也”。

如果说张骞是西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及至东汉，在西域的威名与张骞比肩的人就非班超莫属了。班超少有大志，投笔从戎，在西域整整度过了

30个春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他几乎完全凭个人的智慧、机敏和卓绝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使西域保持了长期的、异乎寻常的稳定和繁荣，书写了西域戍边史上的光辉篇章。他还派遣副将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条文（今伊拉克境内），到达安息（今伊朗一带），为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又谱新篇章。

在汉朝经营西域的历史中，还有一些深明大义的奇女子，她们不畏塞外的艰苦，远嫁他乡，谱写了一曲曲绝不亚于热血男儿的光辉诗篇。张骞二出西域十年以后，汉武帝为了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了乌孙王猎骄靡，细君在历史上被称为江都公主。乌孙，是今天新疆哈萨克族的祖先。江都公主逝世后，为了使汉族人民和乌孙人民的友情不变成断线珍珠，应乌孙的再次请求，汉武帝把楚王刘戊的孙女封为公主又嫁给了乌孙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乌孙国母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嫫以解忧公主的身份，持汉节到各国进行友好访问，大大加强了西域诸国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怀望西域，耳边总会响起壮烈的边塞诗歌。唐代诗人岑参，曾两度从军，充安西节度使府掌书记及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他“累佐戎幕，往来鞍马风尘间十余载……城障塞堡，无不经行”，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文。“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岑参等的边塞诗，为西域独特的文化土壤、文化氛围，吹进一股清新的中原诗风，增添了宝贵的文化内涵。

古往今来，悠悠千载。多少戍边将士在这荒漠中挥洒过汗水和热血；多少勇敢的探险者，或徒步或骑马，不辞千辛万苦，与烈日干渴抗争，与风暴雨雪厮拼，苦苦寻访时光划过的痕迹。可以说，戈壁的故事就是好汉的故事，大漠的传说就是英雄的传说。一块顽陋的坚石，也许曾拴过唐代高僧玄奘的白马；一条干枯的河滩，也许曾走过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去中原的橐驼；一个小小的沙坑，也许曾留下了发配边地的林则徐的脚印；一个高高的沙滩，也许曾点燃左宗棠西征的烽火。林则徐以60岁高龄，“荒碛长驱回鹮马，惊沙乱扑曼胡纓”，亲历10城，纵横3万多里，踏荒勘地。他每到一地，“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定约束数十事”。左宗棠以69岁高龄，怀着“朔雪炎风，何

容措意”的豪情，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途。“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一批坚韧而睿智的前行者，在西域是如此的彪炳史册，大气辉煌。他们注定要背负着传承文明，创造文明，开启世风的使命。当这一时代成为历史之后，后人便只能也只愿看到那几座矗立于往昔岁月中的巍巍高山。这种现象在西域的历史长河中被无数次地重复着。

因为写作《西路军·生死档案》、《西路军·河西浴血》，我常常在西路军喋血的地方游荡。行行重行行，从东头到西头，再从西头到东头，许多西路军的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纪念馆，在行程中一一进入我的眼帘。随着对西路军史的深入了解，我决定写作《天山风云》。我到新疆哈密，拜谒“西路军进疆纪念馆”就成了首要之事。我心仪已久，隔山隔水前来献上一瓣馨香。

当太阳撩开夜幕喷薄而出，哈密最先迎接朝晖的是巍峨屹立在城东的西路军进疆纪念馆中的红军战士铜像。红军战士迎着霞光，振衣千仞，登高凌绝，俯视尘寰。他头戴八角帽，身背大砍刀；右手紧握步枪，嵌在枪刺上的信念依旧铿锵有力，冷光闪烁；两脚站立祁连，用比岩石更坚硬的毅力去拓开生命之路，用比激情更厚重的热血去浇灌理想之花。红军战士生命的太阳在又一个春天到来之际，露出了一抹玫瑰色的曙光。

红军老战士向我们走来，以他们那无比的坚定和韧性向我们走来，我们的面前复苏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年代。铜像主碑两侧是两组石雕，浮雕与透雕，刻画的人物故事分为四个组成部分，“渡河西征”，“前仆后继”，“艰苦岁月”，“星星峡会合”。西路军顽强地拼搏着，英勇似撕裂的闪电；西路军艰难地挪动着，悲壮如赶路的雷霆。石雕在阳光照耀下微微泛着金光，我抚摸着它，如同抚摸着一段斑斑驳驳的岁月。我不知为何，对石雕产生了梦境般的感觉，似有枪声从旷野深处响起，苍凉而震颤；它穿过岁月，穿过时空，直抵灵魂的深处。西路军将士作为物质的肉身，已经化为黄土融入大地，但作为一种精神，一种象征，却为来者感叹不已，尽管时光流逝，依然补益后人身心。这一幕嗚咤的历史悲剧，将会浩气长存，永远激励百代以下的志士仁人，使人们深刻地理解死亡和新生，在寻找昔日回光返照时透出未来的晨曦。

园中纪念馆内，陈云和李先念全身铜像立于高台，迎着进门的观众。他们

身后是大型油画，星星峡；星星峡山脉，犹如盘古初辟的洪荒那样浑然而充满张力。俗称“日光峡”的星星峡，天空格外晴朗，阳光格外灿烂。天祥和，阳光散射，暖暖的气息在天地间弥漫，一缕广远的安宁柔顺地从天而降。曾被飞沙削瘦的砾石，曾被狂风拔起的衰草，所有备受摧残的万物都在春光明媚中得到抚慰，挺立的信念和精神永远郁郁葱葱。

翻阅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的史料，犹如风吹春池，涟漪四起，倏忽在我的心头弥漫开一片片烟波。左支队如同一片绿叶一缕林岚，在新疆这片辽阔、悠远、雄奇的土地上，经历风云，为之奋斗，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纪念园中的绿树在清风中簌簌作响，仿佛吟诵着开拓者的赞歌，并把追溯的思索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左支队在新疆的奋斗和贡献，也如西路军壮烈和决绝的精神，永远会像卷起的狂飙，越过漫长的历史，越过浑茫的大漠和嘈杂的城市，击打人们的胸膛。理智地回眸过去，才能冷静地读懂现在，才能敏锐地瞻望未来。我们将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塞，叩开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怀，亲近他们并牵住他们的衣襟同行。

目 录

第一章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	(1)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	(1)
教导第四大队接应左支队	(6)
中共中央代表陈云	(10)
秘密进驻迪化	(15)
接应西路军者谈	(19)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24)
第二章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	(27)
“前方在作战在流血，你们要加倍学习！”	(27)
“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	(29)
“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	(31)
“很好么，你可以当红二十五军的代表了！”	(34)
中央来电，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和安排	(36)
第三章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41)
左支队进驻迪化的历史背景	(41)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	(46)
延安派出第一批干部	(50)
延安派出第二批干部	(54)
第四章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	(61)

汽车、装甲车	(61)
炮兵大队	(68)
干部大队	(70)
无线电训练班	(71)
军医、兽医	(74)
我在迪化苏联领事馆工作	(76)
俄文班	(77)
第五章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	(82)
“对驴弹琴”	(82)
完成初教机，转飞侦察轰炸机	(84)
土豆块萝卜块	(91)
第六章 行政长副社长边防大队长	(99)
想外出巡视，去外县跑跑，都办不到	(99)
秋日的迪化透出丝丝阴冷	(106)
米字旗的降落	(109)
第七章 南疆军营汗与血	(118)
其他连的士兵都想往一连调	(118)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	(124)
悬空坐在碗口粗的木头顶端	(128)
第八章 边务处的情报工作	(139)
酒泉情报站	(139)
和田办事处	(148)
总电台报务员	(154)
第九章 毛泽民任代厅长	(158)
“我们谁也不靠谁!”	(158)
“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	(161)
统一币制是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一项举措	(163)
“这个钱怎么开支呢?”	(165)
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要蓄水养鱼，养鸡生蛋	(168)

“你这样搞，不符合清廉政策！”	(169)
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171)
“周彬是一位好厅长！”	(172)
第十章 理财者沧桑录	(176)
不愉快的事相继发生	(176)
“反正我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	(185)
“立即回迪，另有任用”	(189)
第十一章 调离迪化任县长	(196)
人生是一支火炬	(196)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11)
博尔塔拉县县长	(217)
第十二章 文化教育的拓荒者	(224)
她有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	(224)
他把自己彻底融进了当地的文教事业	(230)
文教荒漠变绿洲	(236)
第十三章 新兵营撤回延安 航空队留在迪化	(242)
新兵营撤回延安	(242)
不让飞，我们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249)
“我是盛督办，决定你们离开航空队”	(252)
第十四章 杜重远“阴谋暴动案”	(256)
不当厅长，愿意办新疆学院	(256)
邀请茅盾等赴新疆学院任教	(260)
应邀上任又被迫辞职	(264)
赵丹的新疆之行	(268)
周恩来说：“这个朋友还是应该帮助的，应该救他！”	(271)
午夜的三次电话	(275)
五个人的名字都在册上	(276)
我受盛世才欺骗，只求速死！	(280)
第十五章 阴谋中的更大阴谋	(286)

右转的公开信号	(286)
“四一二阴谋暴动案”	(289)
宋美龄飞迪	(291)
第十六章 前行者以人类的坎坷为道路	(295)
党代表陈潭秋	(295)
五次翻墙出去，都没有达到目的	(303)
胃里好像有干稻草在摩擦	(306)
不喝茶不需要，我就粉碎它	(312)
《囚徒歌》与《思夫曲》	(317)
第十七章 瞬息之间权落万丈	(323)
“你也来了么？”	(323)
“黄、林阴谋暴动案”	(327)
十年督办，十万人头	(333)
第十八章 张治中将军送共产党人回延安	(336)
名单交给了周恩来	(336)
我以三到延安保证	(344)
这是真感情	(348)
跋：历史的述说	(360)

第一章 西路军左支队 进驻迪化

边务处的秘密任务

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首府，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每当天晴日丽，登高眺望，可见天山博格达峰巍峨耸立，冰雪晶莹。绵亘于市境的天山支脉峰峦迤迳，婉转生姿。迪化城东西南三面环山，紧靠乌鲁木齐河，依山傍水，绮丽多姿。北面是广阔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乌鲁木齐”即蒙语“优美的牧场”。那时的迪化还有城墙，站在大十字路口，可以看到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全城人口 11 万。1936 年，迪化迎来了又一个冬季。街道林木满树满枝凝结寒霜，宛若银花，千姿百态。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是在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于 1936 年上半年建立。边务处的任务是保证新疆安全，侦察界外敌对势力。边务处具有高度的机密性，因而它不在督办公署八大处之内，而由督办盛世才兼任处长。边务处的干部都由盛世才亲自选派。苏联派来一位少将顾问和三位上校情报官，还有一位德国籍的无线电专家。

陈培生，中国共产党党员转联共党员，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到新疆，原名刘进中，陈培生是其化名。陈培生刚到边务处，最迫切的是想了解盛世才派任的第一副处长武佐军。他原以为这人一定是新疆旧军队中被盛世才信任的将

领，不然怎能取得卫队团副团长的要职，成为盛在边务处的代理人呢？如何才能与其协力合作把边务处业务发展起来？陈培生心中无数，深怕这人也像盛世才那样冷漠无情，那就很难办了。可是，当他推开武佐军办公室的门，见到这位第一副处长，完全不是料想的那种人。武佐军是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当武知道他就是新到任的第二副处长后，热情地和他紧紧握手，微笑着表示欢迎。武谦虚地说自己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望多多指教，随即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武佐军是吉林青年学生，九一八事变后热血满腔地参加了抗日学生军，失利后随军撤入苏联，辗转来到新疆。武的自述，给陈培生这样一个印象，武政治上是抗日的，对苏联是友好的，作风上谦虚谨慎。

陈培生和武佐军共事后，凡他的建议武都诚心诚意支持。武没有官场上流行的那种“客气”，嘴里一套心里一套，他有多数青年人所具有的稚气。可能因为陈培生从莫斯科来，年龄也较大，武很尊重陈。在这样的环境里，陈自以为是的老毛病有所抬头，但武从不介意。他俩相处真诚友好，从没发生过任何不快。

陈培生得知红四方面军一部约两万余人，在甘肃境内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红军进入河西遭到马家军和蒋介石军队的前截后堵，战况十分激烈。边务处应做些什么？陈培生心中无数，急切地等待着盛世才的指示。边务处把搜集到的有关河西战事的消息多次向盛报告，盛不动声色，只是指示说：“加强哈密和星星峡的界外侦察！”

陈培生不便过多地谈论此事，对红军西进表面上也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在家时，他和在边务处总电台工作的妻子张鲁丝做着各种猜测。张鲁丝说：“我们能在新疆见到革命队伍中的亲人，那将是革命生涯中最愉快的事！”由于他们夫妻长期在敌区做地下工作，始终还没有见到过红军。红军西进，对他们夫妇来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因为当时新疆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关，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没有，所以这一疑问得不到党组织的回答。盛世才对红军西进一直保持沉默，苏联顾问也推说不了解中国红军西渡黄河的意图，不愿谈论此事。

他们夫妇私下估计，红军一定能消灭马家军，把河西建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样，新疆东边省界的安全就有保障，红军和新疆军队就会结成友好关

系，互相支持。红军是一支钢铁铸成的部队，具有战胜蒋介石军队的丰富经验，所以打垮马家军不成问题。他们以乐观态度，日夜盼望着河西的胜利捷报。但国民党报纸和电台极力宣传，“红军在河西遭到了巨大损失，红军军长也在前线牺牲了”。他俩当然不相信敌人的宣传，但红军胜利的消息始终盼不来。

这时，突然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抓起来了。西安事变不久，盛世才突然交给边务处一项秘密任务。一是选派一名干部去甘肃找红军西进部队，找到后给红军带路进新疆；同时，边务处总电台同西路军电台进行联系，以便向他们传达西进新疆的命令。陈培生这时才知道西进红军被马家军围困，遭到巨大损失。

盛世才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了边务处，但边务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单位，干部经验不足，是否能圆满完成，陈培生心中没有把握。特别是，武佐军的通力合作，将是做好这项工作肯綮所在。武佐军真挚执著、认真负责，这是边务处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工作毕竟都限于新疆内部事务，现在迎接红军，武的态度又会如何呢？

自接到盛世才的命令后，武佐军每天夜里都在办公室值班。陈培生提出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他都表示赞成。武诚恳地向陈要求派自己到星星峡执行任务，陈非常高兴，但这一安排他不便提出，只好等盛世才决定。武佐军对红军的即将到来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洋溢在脸上的热情足以融化冬日的严寒。在武的感染下，边务处参加迎接的人都充满活力。

陈培生推心置腹地向武佐军说明，这项任务关系这支部队的安全。红军不知道盛世才的态度，所以不便突然进入新疆，因此必须和红军取得联系。武佐军对陈培生的一番说明表示了诚恳的理解，说：“我是没有经验的人，只有对革命的赤诚之心！”

陈培生和武佐军相互交心之后，首先考虑在边务处选择一位能找到红军的通信员。河西处于战争状态，沿途马家军对行人盘查很严，所以必须是当地人，能讲河西方言，熟悉河西地理。当然，重要的是，人选必须在政治上甘愿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在边务处选择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干部非常不易。东北青年政治条件好，但语言不通，极易被认出是外乡人。最后，他俩选了一个家在

河西的新疆青年，但这青年在边务处工作中没有积极表现，也没有任何斗争经验。他能否完成这一重要任务，陈培生很担心，可是选不出更合适的人。出发前，陈培生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反复说明任务的重要性。他化装成小商贩，从星星峡出发。陈培生、武佐军怀着极大的希望把他送上征途。

他们还设法在空中进行联系，这主要是通过边务处电台寻找西路军电台。负责这项工作的一个是边务处电台的德国籍专家，另一个是陈培生的爱人张鲁丝。两人在夜间以较强的信号秘密呼唤西路军电台。

此外，他们还在哈密办事处和星星峡办事分处做迎接红军的准备，但准备是困难的。当时哈密警备司令是尧乐博斯，一旦得知盛世才迎接红军进疆，必将进行阻挠，因此迎接红军一事要对他保密。

盛世才为了加强同边务处的联系，在自己卧室和边务处长办公室之间安装了直线电话。武佐军和陈培生可以随时同他通话，这样，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快很顺利。

他们日夜盼望着红军的消息，可是地上空中都没有取得联系。这样等候了约一个月，派出的联络员回来了。联络员说他到过酒泉、张掖，未见过红军的踪迹，据当地老乡说红军余部被赶到祁连山里边去了，山口被马家军封锁。对联络员完成任务的情况，陈培生很不满意，但又不能斥责。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空中联络了。

一天夜里，张鲁丝从电台回来对陈培生说：“从现在起，夜里电台呼叫工作停止了，我也不再用值夜班了。”

“为什么停止？现在全部希望寄托在电台，你们停止工作，这不等于全部失望了吗？”陈培生惊异地问，瞪着双眼直看妻子。

鲁丝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那有什么办法呢？累死人，联络不上！”说着转过头去，扑哧地笑了。

陈培生正想发火。

鲁丝转过头高兴地说：“放心吧，那边已经接到了中央的电报，所以这项工作停止了！”

“真的吗？别开玩笑！”陈培生以为她在开玩笑，猛然站起来问。

鲁丝郑重地说：“这不是我亲自联系上的，所以未能立刻告诉你，是德国

专家告诉我的。他已报告了莫斯科和盛督办，所以电台联络就停止了。”

这一特大消息使陈培生万分高兴，浑身因激动像火焰一样燃烧。从这时起，他家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改变了前些时候对孩子们冷冰冰的态度。孩子们也随着他们夫妇的高兴而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高兴。这是革命家庭的孩子们通常的特点，有时随着爸爸妈妈高兴，有时随着爸爸妈妈忧愁，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问了也白搭。前些时候父母对他们那样冷淡，现在又这么热乎，这是为什么，他们只是纳闷。像这样迎接红军亲人的大喜事，一个字也不能对孩子们透露。

“联系的任务完成后，迎接的任务就得开始。”陈培生对鲁丝说。

“在迪化开欢迎中国红军的大会，这不是在做梦吧！现在才体会到新疆地位的重要！新疆将成为中国革命圣地之一，莫斯科—迪化—延安，将联成一体了！”鲁丝兴奋地说。

“他们到迪化时，盛督办要组织军民夹道欢迎，在北门外大操场开欢迎会，要像每年四一二纪念会那样隆重！”陈培生也乐观地说。

两人沉浸在喜乐，陶醉在幻想之中了。

次日，陈培生把河西红军即将来新疆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武佐军。武佐军脸上绽出欣喜，和他共同草拟了一个在星星峡迎接红军的计划，如怎样派人到省界外去迎接，带路，住处怎样安排，伙食如何准备等等。但由于不了解红军的具体人数，准备工作还不可能做得很细。他俩虽拟就了计划，但不敢立即提交盛世才审批。因为涉及盛世才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只能是盛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好主动提什么方案。因此，他们只好等候盛的指示。过了几天，盛世才才告诉他们做迎接的准备。他们立即向哈密和星星峡发出电报，准备迎接，但不要让外界知道。

陈培生这时才发现，接待红军进疆采取了极为秘密的方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专门担负这一工作，一切安排都由盛世才亲自向有关部门分别交代。如边务处只负责省外联系和省界迎接，并不了解全部接待计划，至于进入省境后到哪里驻防，边务处就一无所知，也不敢过问。他们所想象的那种欢迎大会绝不会举行，更不会大张旗鼓地向人民宣传红军的英勇事迹。